特别推荐

一位下士的三次申请

■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赵治国

“我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，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也想为抗疫做点什么……”2月27日，记者从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了解到，该团坦克五连下士毕超再次提出捐赠口罩的申请时，终于获得通过。据介绍，这已是毕超第三次提出申请。

疫情发生后，毕超老家所在县出现1例确诊病例，当医生的姐夫上了抗疫一线，当护士的姐姐也向医院递交了支援武汉的申请书。得知两人的举动，毕超深受感染。

“在祖国需要时，家人这么积极，我更应该做点儿什么。”“究竟能为抗疫做点儿什么？”身在军营，远离抗疫一线，毕超训练之余总在琢磨着要做点儿什么。所以那一天，当看到一位老大爷往派出所捐钱的视频，他突然有了想法。

第二天，五连指导员于民业的微信突然弹出两笔数额不小的转账。而转账人，就是毕超。

于民业吃了一惊，他赶紧找毕超问原因。“我想为抗疫做点儿事，但实在想不出来能做什么，这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，看看能干点儿啥吧。”毕超朴实至极的回答，让于民业既震惊又感动。

毕超这个兵于民业很了解，他家境一般，父亲长年在外打工，母亲做点儿服装生意，他自己每月还要还房贷，所以平常很节俭。这些钱，是他入伍后一点点攒下来的。所以于民业没有在微信上点击“收款”，而是将毕超捐款的事进行了汇报。团党委表扬了毕超主动支援抗疫的精神，但谢绝了他给团里的捐款。

“现在缺的是口罩！”捐款被拒，毕超没有就此打住，他从新闻中和姐姐姐夫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立刻动起了捐口罩的心思。再加上听说单位和驻地都有些缺口罩，他马上托家人和朋友四处联系，找到了一个口罩生产厂家，准备购买一些口罩捐赠出来。

于是，这一次被毕超突然“袭击”的对象，换成了该团团长丁曰磊。毕超竟然拿着一份手写的申请书，跑到了丁团长的办公室。

“请原谅我越级提出申请。我听说单位和驻地都缺医用口罩，所以我想捐一些，家里人已经帮我联系好了生产厂家……”“小伙子，你是一位好兵！上次主动捐款的也是你吧！你这种精神值得大力表扬，但献爱心还是要量力而行！这份申请书我就留下了！”丁团长在毕超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以示赞赏，但还是婉拒了他的捐赠。

又一次被拒绝，毕超依然没有放弃想为抗疫做点儿事的心思，他还在时刻关注着疫情发展情况，每天早上听广播和晚上看新闻联播的时候，武汉、湖北、家乡、驻地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每一条新闻和每一个数字的变化，都牵动着毕超的心。眼看着疫情一天天好转，确诊病例逐渐减少，治愈出院人数越来越多，毕超在感到开心的同时，总觉得这场“战役”中没有自己的贡献，心意难平。他心底那束想为抗疫做点儿什么的小火苗还在悄悄燃烧着。

这不，就在不久前，当毕超看到党员干部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捐款的新闻报道后，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郑重的申请。他说，他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，在党组织对党员提出号召的时候要积极响应。这一次，团党委经过研究，通过了毕超的申请，并将把他捐赠的口罩用在最需要的地方。

营连日志

夜训归来，无需自购夜宵

■朱艺森 何 飞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

“有了葱香肉包子、虾仁馅饺子、玉米排骨汤，就不用再买泡面、饼干当夜宵了……”2月中旬，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夜训刚结束，三营下士、驾驶员章程凯便吃上了刚出锅的“暖心夜宵”。谁能想到，这“暖心夜宵”源自一场“偷吃”风波。

1月中旬的一天夜里，教导员杨开放到排房夜查，把正在“偷吃”的章程凯逮了个正着。看着章程凯左手一根火腿肠，右手拿着叉子，嘴里还有半口泡面，杨开放哭笑不得。

原来，作为战车驾驶员的章程凯，在那天的夜训中完成了近10个课目的连贯作业，本就能量消耗很大，又紧接着站了一班岗，回来后饿得肚子“咕咕”叫，只好拿事先从军营超市买的泡面充饥。

“这不是你的错，而是我们考虑不周！”杨开放不仅没有批评章程凯，反而安慰他吃完赶紧休息。第二天，杨开放跟营长讲了此事，并了解到这样的事不在少数，俩人一商量，决定为夜训官兵准备夜宵。

但是问题来了，这夜宵支出费用从哪里出？从伙食费里调剂，生怕降低平时的伙食质量；向旅里申请经费，又担心旅党委不会批准。心里没底的杨开放，联系其他营了解情况，得知其他营也有类似情形和顾虑。

“主官就要主动担当作为，决不能让战士夜训结束后饿着肚子睡觉，更不能让他们自费购买夜宵！”几番踌躇过后，杨开放还是选择试一下。于是，他拟定请示报告，并附上了夜宵保障方案。

“三营的需求合情合理，我们当然要批准！”杨开放的请示在第二天就得到旅党委回复，并通知他尽快做预算，搞好夜训后的夜宵保障。该旅领导告诉记者，既要科学指导基层提高自建能力，尊重他们的工作安排权、财务支配权，更要做好后方保障，尽最大努力解决基层官兵的后顾之忧。

随后，三营向官兵征集意见建议，制作夜宵菜谱，采购夜宵食材。炊事班采取以工代训的方式，全力保障夜宵的制作。

这不，这天晚上9点多，三营炊事班忙得热火朝天，饭菜香味正浓。训练场上，杨开放动员道：“大家加油练，夜宵快出锅了，等着大家回去吃呢！”

因公误餐，不再自掏腰包

■郭志宇 潘文璐 欧阳和顺

2月下旬，陆军某旅军需营房科市场调查员蔡东明收到一条手机短信，提醒他有笔40元的误餐补助已经到账。

对比以往报销误餐补助的经历，蔡东明颇是感慨。

去年12月中旬，蔡东明到驻地进行市场调查，由于要去的几个商店距离比较远，尽管他事先做了路线规划，但还是未能在午饭前赶回营区，只好在外面餐馆就餐。

回来后，蔡东明在填写《市区内因公外出误餐补助审批单》时却犯了难。审批单里要求填写证明人，但是那天蔡东明是一个人去的，后来他想起岗哨登记本记录了他的归队时间，于是便请那天的值班岗哨给他签字证明。

然而，这才只是报销的第一步。蔡东明又去找军需营房科钟科长签字，钟科长倒是很爽快，但看到40元的报销金额眉头一紧，直言因为这点儿钱找领导签字有点小题大做，建议把误餐补助和科里其他小额报销项目合到一起，待到一定金额后汇总报销。蔡东明觉得有道理，便把误餐补助审批单交给科里负责内勤的陈助理。

一个多月后，蔡东明终于收到了这笔钱，但如此麻烦漫长的报销过程已让他“心有余悸”。从此以后再遇到因执行任务误餐，蔡东明就自掏腰包随便吃点对付一下，回来不再想误餐报销的事。

“去市场调查是为了保证单位采购工作的质量，但谁来服务保障我们？”一次恳谈会上，蔡东明作为官兵代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引起在场官兵的共鸣。

“不能让出力的人吃亏！”为提高误餐补助报销效率，该旅很快出台了相关规定：简化误餐补助报销流程；建立常态报销机制，每天由业务科室贴好票、呈送财务科审核，由部门值班员统一呈送部门领导签字，当天下午由财务科统一发放……

“现在误餐补助报销方便快捷，我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市场调查上，不用再为误餐费分心了。”烦心事不再，蔡东明不禁为旅里的举措点赞叫好。

微议录

服务官兵要多想一步

■韩志强

以前夜训结束没夜宵，现在打个报告、做个方案就让官兵吃上了；以前误餐补助报销麻烦周期长，现在简化流程，就把问题解决了。其实服务基层有时就差这一两步。这两个单位肯为官兵着想、敢为官兵担当，值得点赞！

有话想说，给我一只猫（mail）

互联网邮箱：jbjccz@126.com
强军网网盘：jbjccz

你的优秀，要让战士看得见

■新疆军区某团榴炮二连排长 潘洪波

带兵人手记

“排长，我要和你比试炮闩分解结合。”下士黄勇学习归队没多久，就向我下达“挑战书”，据说是在士官学校学到了一种速度更快的新方法。我当即架起桌子“迎战”，看他是不是在吹牛。

别看现在的我在训练场上风风火火，和战士“打成一片”，去年刚分配到连队时，我可不是这样。

“排长，你是军校生，专业水平肯定不错，我们来比一比方向盘架设？”“排长，听说你是业务高手，我们来比一下单修表计算？”初到训练场，战士们就争着要和我比试。面对战士的挑战，我很小心，往往以“我学得不精，以后再比吧”进行回绝。

因为在军校积累的经验告诉我，刚开始工作时不能锋芒毕露。尽管自己的专业水平还不错，在学校比武中拿过名次，但和这些长年铆在训练场的老兵相比，孰强孰弱还未可知。一旦比输了，难免会被战士笑话、看低，所以还是要先学会“深藏不露”。

“排长啥都不敢比，太怂了！”“排长肯定在学校没有好好学习，啥都不会。”私下里各种声音在流传，有些战士甚至看我的眼神都有点不屑，这让我有点郁闷。

“训练成绩差没关系，要多向战士请教，不要抹不开面子。”后来的一次谈心中，没想到指导员彭植也对我的能力产生了怀疑。这下我再也坐不住了，当即拿来一摞专业比武获奖证书。

看到指导员露出诧异的表情，我将自己的“韬略”和盘托出。听完我的讲述，指导员笑道：“你哪是‘藏拙’啊，分明是‘藏优’嘛。在战士面前不需要刻意低调，大胆展示自己才能树起带兵人的威信。”

不久后的一次建制连5公里武装越野，考核中，我主动向排里的战士发出挑战：“今天我们大家比一比，看谁在排里跑得最快！”尽管比赛最终只拿了第3名，但是大家对我的态度却大不一样。“排长今天很有激情，敢打敢拼了！”这是战士对我的评价。

从那儿以后，无论是自己擅长的专业课目，还是有短板的体能，我都乐意和战士比着练。而一次次比下来，我不仅一步步融入集体，开展各项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原来啊，大胆展示才是排长下连任职的正确“打开方式”。

（庞双双、张 涛整理）

杨超、张雅丽夫妻俩自拍合影。

与儿子“小白杨”视频截图。

上士与上尉：八千里路爱与情

■王路加 谢文剑

一线直播间

2月16日，西藏拉萨，日光朗照。

这天，在贡嘎机场，第73集团军某旅上士杨超结束了他的高原探亲之旅，登上了返回内地的飞机。

杨超的爱人张雅丽是武警西藏总队某中队的一名指导员，也是他相伴10年的“同年兵”。

2010年冬季，从小一起长大的杨超和张雅丽，一同报名参军入伍。穿上军装的杨超，来到了温暖的东南海滨小镇，一米九五的他成为陆军某部警卫勤务连的战士；张雅丽却上了高原，来到寒冷的拉萨，成为武警部队一名通信女兵。

到了部队，他们经常通过书信彼此问候、互相打气。2012年，两人同样面临着走留的纠结，在给彼此的信中，他们约定：不轻易脱下这身军装。后来，杨超选择留队成为士官，张雅丽则顺利通过优秀大学生士兵提干考核。

4012公里，这是两个人的地理距离。身遥心迩，远隔万水千山，两颗年轻炽热的心却靠得越来越近。2017年休假期间，上士杨超鼓起勇气向上尉张雅丽表白，两人顺利牵手，并于2018年初夏走进婚姻的殿堂。

今年是他们在一起过的第一个春节。除夕那天，他们早早地起床，在家属房门口贴了“福”字，原本准备欢欢喜喜迎接新年，没想到“意外”发生了。

由于中队长休假，作为指导员的张雅丽，除了要担负中队的各项值班任务外，还要负责单位的春节晚会节目编排。除夕当天下午，过度劳累的张雅丽因急性扁桃体炎引发高烧，被紧急送到医院进行治疗。

除夕夜里，还没完全适应冬季高原环境的杨超，照顾着躺在病床上的张雅丽。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，他们以工作忙为理由，挂断了父母的视频通话请求……

2月5日，是他们儿子“小白杨”的周岁生日，远在拉萨的杨超和张雅丽只能通过视频送上祝福。

看着视频里活泼可爱的“小白杨”，他们俩笑开了花。可挂了视频通话后，张雅丽却忍不住红了双眼。对于儿子，她除了思念，更多的是愧疚。去年7月，产假到期的张雅丽把仅5个月大的“小白杨”留在了老家，强忍着内心的不舍按时归队。一家三口就此过上了三地分居的生活。

“当了母亲，仿佛有了铠甲，也有了软肋。”张雅丽说道，“这些年，其实早已习惯了聚少离多的日子。现在最大的牵挂就是‘小白杨’，希望他能够坚强勇敢、快乐成长！给他取名‘小白杨’，就是希望他长大后和爸妈一样，做祖国的卫士。”

临行前，杨超和张雅丽没有相拥，而是同志般地握手言别。这是他们一直以来保留的习惯。这其中，是理解，是珍惜，亦是支持！

坐在飞机上，杨超往窗外看去，千山沐雪，万里层云。就像那跨越千山万水的亲情、爱情和战友情，纯净而绵长。

Mark军营

“寒 战”

西北边陲，寒气袭人。陆军某边防团加曼奇边防连组织官兵进行训练，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，确保边境安全稳定。

马一鸣、钞飞航摄影报道